

澳華新文苑

第1219期(A)



花之道（組詩）

佩英

第一朵花

白雲紀，或更早——萬物初醒之際
從藍海與綠苔間探身而出
輕啟朱唇，舒展腰肢
星球從此有了第一抹紅——
後人稱之為“花”

等來萬花競放，子孫滿枝
雌雄分化，撕裂與融合隨之而來
等待、忍耐、奉獻……誕生
後人稱之為“愛情”

“你是誰？”地衣問
“我是你的夢，也是你的未來。”
“為何雌雄同體？”“因為孤獨。”
四野蒼茫，寂寞如雪
愛未降臨，生命已在召喚
雙蕊交疊，她接季節入懷，為父母

億萬年後，後裔們被拉鋸、分合折磨
身心疲憊，慵懶“葵花寶典”繁茂之地
命名為“江湖”：這祖者命名為
東方不敗



第二朵花

在第一朵花蕊深處，一聲歎息升起——
它，將自己撕裂，一分為二。

一半為火，一半為水，
同一血脈，撕扯、奔湧、交融
每一次相遇，皆是久別重逢
每一次分離，必撕開血淋淋的裂口

分分合合，破與立
在拉扯與捶打中，撕開血色鐵幕
優勝劣汰，不停不休

拒絕，是為了更深的接受
接受，是為了更徹底的拋棄
相生相克，生死交織
每一道傷痕，都是生存的勳章

極致綻放的花朵
無一例外，屹立于食物鏈之巔
然而更多——
在中下層，悄然綻放，悄然墜落，
默默無聞，無盡輪回

那些存活下來的，無論美丑
皆背負著一個沉甸甸的十字架——
幸存者偏差

第三朵花

異株獨立，緊握泥土生長，
枝繁葉茂，洗淨鉛華

每一片葉，都是一次修行：光合作用
無機化有機，腐朽生奇
陽光織成金色脈絡

不尋覓、不期盼，不必相遇相伴
氣定神閒，花瓣褪去，只餘素蕊
黃綠交織，簡靜如初

遠離吧，蜂蝶！擾亂寧靜的東西
只信風，亙古而來，帶來你
或你之同類
誰言，非你不可？

跨越千年，魏晉南北，唐宗元明清，
每一片葉，藏一段故事
每一縷脈絡，匯靈狐的蹤跡——
修行千年，斬斷攀緣

不等雨，不等你，只等風
不懼，不悔，不剛，不折，不棄，
靜如處子，參天孤立於斷垣殘壁
天邊一棵銀杏

“裸島”不裸 碉堡纏身

——觀察“裸島”隨記

一個圍繞一圈只有兩公裡的荒島，為何滿身纏著碉堡呢？它身居何處？又貴姓大名？這個荒島名字叫做裸島（Bare Island），也有翻譯為禿島，是在悉尼東南部的博特尼灣（Botany Bay）。面對著這些碉堡，使人聯想起一段真實的歷史：1770年法國的庫克船長首次來到這一座孤島，因島上是光禿禿的便將其稱為“一個小禿島”，並公之於世界，從此世界各國都知道了。1885年，英國擔心俄羅斯入侵，所以建造了碉堡。

從現在看來，這座荒島，好像只有給游人留下四周海景美麗的風光：山坡、綠樹、沙灘、奇形怪狀的礁石……在大海中，還有令人驚奇的“輕功水上漂”的人在玩“水翼冲浪”。以及歷史的典故而已。

現在島上也已經蓋有作為博物館的房子，但從外觀之，依然是有荒蕪的感覺。

但是，朋友，你們錯了，正因為它目前的荒蕪而創造出經濟價值。香港導演吳宇森是好萊塢的首秀，他於2000年在裸島拍攝了一部極為特別的影片《碟中諜》。也正因為裸島被拍了電影，許多影迷和遊客都沖著來這裡一游，並觀賞舊橋被炸毀後又重新修建的新橋。

那是影片中的人物湯姆克魯斯，他一路穿越槍林彈雨逃離、炸橋……

要走進這個荒島僅需走過一座幾十米長的木

橋便可，但荒島的入口處鐵門緊鎖，遊客免進啊。也就是說，這個島離對岸只有幾十米的距離。朋友，你別看這個一毛不長的島嶼，它可是有著極其特別重要的戰略意義。如果它被異國佔領了，那就會直接威脅到悉尼的安全，再進一步即威脅到整個澳大利亞的安全。故而，在荒島的周身都建起碉堡以防異國入侵，不僅如此，還在對岸的不遠處又構築了一座金黃色的堡壘，作為二線來保衛裸島。

要去參觀裸島也相當方便呢。今年6月18日，藍天飄著淡淡的白雲，悉尼西區澳華公會的容姑娘和鄭姑娘以及義工左先生、何姐、阿文、梁太等帶領我們七老八十的二十多位老人乘兩部旅遊車，一路歡笑一路歌。從帕拉瑪塔穿過幾條隧道，即到達博特尼灣，從車窗即望到了“裸島”。

車到裸島還有百米的地方，就聽到大浪濤拍打著懸崖的隆隆聲，聽到這浪濤聲使人又驚訝又歡愉。從這一聲聲浪濤中，我們領略著這大自然的天然之聲，而從中又引發起無可名狀的詩意：世界啊，您真是太美了！

太陽頂在頭上，人影垂直，該回去了吧。車輪轉動了，“裸島”慢慢地離開了我們的視線，但在我的腦子裡依然轉動著那無可名狀的詩意：世界啊，您真是太美了！

胡少璋

夏兒的迷糊與純真

7月6日，風和日麗。一大早，枝頭上各種鳥兒“吱吱喳喳”雀躍鳴唱，竟有幾分小陽春的氣象。

這個上午，悉尼文化圈的名流雅士齊聚在畫家、同時也是企業家簡蘭在Dural莊園，共襄盛舉——夏兒新書《靜靜的海牙》發佈會。我也有幸受邀，成為其中一員。

當天，聽關偉老師和張勁帆老師談起夏兒常常陷於一種“暈暈陀陀、神情恍惚”的狀態時，我不禁笑出聲來——這不正是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嗎？

還記得2018年底，“澳洲新藝術聯合會”首次徵集《大地留印》叢書書稿的聚會上，一位清麗脫俗的女子在人群中翩然起舞——不是舞臺上，而是在“文人雅士”的包圍圈中，離觀眾近在咫尺。表演雖非專業，但舉手投足頗具“文藝

範”：跳躍、旋轉、“探海”……結束時，她恰巧在不遠處“下臺”，只聽她嬌喘吁吁對女伴說：“轉得我頭都暈了！”

“啊？吃得了鹹魚抵得住渴，這就暈了？！”我在心裡說，也因此對她有了印象。

後來，一位朋友告訴我，她叫夏兒，來自佛山，能寫能畫還能舞，是個多才多藝的女子。她的模樣本就討喜，加上來自廣東，也算半個老鄉，雖尚無接觸，卻已不由自主對她心生好感。

真正的接觸，是在2022年12月Chatswood中華文化中心舉辦的《我的澳洲故事》圖片展。撤展那天，眾人拎著自己的“展品”去Ashfield的天同餐廳“慶功”，我與她同桌，她瞧見我圖片上年輕時“一字跳”的照片，驚訝道：“哇，原來你是搞體操的，你的腿好長喲！”也許舞蹈與體操人之間自有某種惺惺相惜吧？她當場加了我的微信。我自報家門Sue（因微信名fsp），她點點頭，含糊應了一聲——到底記沒記住，我至今也說不準。

新書發佈會上，有人講述的一則舊事，又讓我更進一步“領略”了夏兒的異於常人的“神功”：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她告訴親朋好友，某月某日她將在某註冊處登記結婚，邀請親朋好友前來為她作見證。是日，親友們都依約準時來到了註冊處，登記官大感意外：“今天沒有安排啊！”爾後，登記官迅速查看備案——

“那是下星期！”登記官“正”告。

說到這裡，全場人都捧腹不已！登記結婚——人生頭等大事之一，她居然會連這日期也記錯！

她對日期如此糊塗，難怪當我把剛買的她的新書遞給她簽名時，她還一派天真揚臉問我：“今天幾號？”我簡直想驚叫：“今天可是你新書發佈的大日子，你邀請七十多位嘉賓前來捧場，竟不知今天幾號？”看大家都神色如常，我才意識到——或許我是第一個與她的“恍惚”較真的人，她的老朋友們早已見慣不驚了！

類似的事，其實早有先例。一年多前，她邀請我和外子參觀她在南區舉辦的藝術展。我們興沖沖地準時抵達了，卻吃了個閉門羹。我倆徘徊在門外，睜眼透過玻璃，只見那屋裡燈光幽暗，陳放許多舊物，像是一間賣古董的店舖。

“是不是給錯了地址？”我連忙微信致電，她居然在電話那頭驚訝地說：“啊？你不知道畫展取消了嗎？”——我忍笑：“你只通知我開展時間，沒說取消啊！”當時氣惱又好笑，如今回想，竟也成了趣談。

這之後，我們便各忙各的，鮮有聯絡了。直到最近，在詩人劉虹的答謝宴上又碰了面。她坐我身旁，忽然湊過來說：“你……你就是那個搞體操的？”——哈！仍舊不記得我姓甚名誰。

她實在太可愛了！她把全部心力都傾注於畫作、詩歌、小說裡，至於生活中的細節瑣事——神馬都是浮雲！

她，總是暈暈的，卻閃閃發光！

馮淑萍



馮淑萍與夏兒在新書發布會上合照

丹青描繪繽紛世界 光影記錄美好瞬間

由悉尼老年大學主辦，Burwood Council贊助的《星光藝術展》開幕式於2025年7月15日下午2時在悉尼市Burwood圖書館閃亮登場。來自社會各界的嘉賓和朋友们歡聚一堂，欣賞別具風格的藝術作品，交流卓有成效的教學心得。

悉尼老年大學成立於2018年11月，是一所公益、慈善非盈利組織。目前擁有1500餘名學員。為了滿足中、老年學員的學習需求，分別開設了書法、國畫、西畫、丙烯、攝影、英語、小視頻制作、手機功能介紹、福利知識和融入澳洲社會適應澳洲生活等方面講座。課程、講座實用易懂，教學深入淺出，深受

廣大學員們喜愛。從零基礎起步到入登大雅之堂，從業餘愛好到佳作展覽，記錄了中、老年學員學以致用的開心歷程，檢驗了悉尼老年大學師生們通過堅持不懈地努力後取得的累累碩果。

參加本次展出的書法、國畫、西畫、素描、攝影和手工藝術作品等154幅優秀作品極富藝術感染力；主題健康快樂，內容生動豐富，色彩斑斕奪目，構思巧妙精緻，創意別具新意。

《星光藝術展》得到了Burwood Council的贊助，將於8月3日結束。歡迎悉尼老年大學的師生們和社會各界人士攜帶家人光臨指導。



《星光藝術展》開幕式部分與會者合照